



子路問

四十七

服部文庫
417
221
7





117
221
7



論語徵庚

日本 物茂卿 著

文武之政在於方策。豈待問乎。故諸人問政。皆非為其異日從政而預問之也。其人方從政而問其所當務也。故孔子答之。亦非泛言從政之道也。皆隨其人其時及其所治之土各殊焉。故讀者當據其文義以觀孔子所以答之之意可也。如先之勞之極難讀耳。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其意極美。然先之勞之二者對言。而安國一之。且用加全在先。為不稽矣。謂

勿一豕作先

以身勞之似也。但如身二字。言勤為勞。似非古義矣。蓋政必有所先。之謂勿遽也。則民不驚矣。勞去聲。政必有所勞之。如勞來之勞。則民不怨矣。蓋子路勇於義。如以身先之。以身勞之。皆其所素能。則孔子未必以此告之也。大氏勇於義之人。以己視民。必有發政不以漸而遽。責其從己者。故曰先之。又必有以義責民而不恤其勞苦者。故曰勞之。無倦云者。亦非謂從事先勞而不倦也。亦如答子張居之無倦焉。

先有司。王肅曰。言為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朱

子因之。仁齋曰。宰衆職所視效。故躬先率作。則下無廢職。大非聖賢相傳之意。元首叢脞哉。見于書。凡為人上者。所重在委任其下矣。論其庸駑。後世有意於治者。皆喜用己才智。而不任人才。是萬世通弊焉。其病蓋在小矣。觀於下文焉。知賢才而舉之。則雖仲弓亦有未免此病者。故先有司。從古註為是。夫宰誠衆職所視效也。衆職所視效。則以德率之。是古今通義也。仁齋乃曰率作。又曰上無所倡。則下必怠。此賈人之家。其老奴率群奴之事耳。鄙哉。必也下名乎。言必使為政。正名為先。

子之也蓋時人苟
然今聞孔子之言而謂誠有如時人之言者也禮樂
不興聖人之治必用禮樂孔子嘗曰魯衛之政兄弟
也衛此時禮樂尚在而廢墜不舉猶如魯耳使孔子
為政必興之而自正名始苟不正名禮樂不可興故
謂子路野哉者為禮樂故也蓋名不正言不順事不
成者它人或能言之而禮樂不興刑罰不中非孔子
不能言之也出公仇其父禰其祖父而名以仇祖而
名以禰名不正也告廟以子自稱如昭穆何告鄰國
以子人孰識之以孫則內外異稱拒其父命國中興

駭語該切涯上言寢也無知也
也又他亥切疲也
○又駭駭獸行息
字多乘

師將以何號令皆言不順也於是乎祭祀賓旅朝聘
軍旅事皆廢事不成也先王禮樂孝莫尚焉孝道不
立禮樂不可得而興也先王之禮樂為民立防隄防
不立放辟邪侈之行生焉非嚴刑則不可得而治焉
故刑罰不中民無所措其手足也此勢之所至豈不
然乎宋儒不知禮樂徒以序和為說可謂空言已
孔子多能鄙事方其不仕家居而家人有以稼圃稟
者孔子或指授其一二必有常人不及者故樊遲請
學之其失亦如漢文不問蒼生問鬼神而孔子所以
不答然其意則如

禮義與

論語事子罕篇

見賈誼傳字商
詩可憐夜半虛詩
鬼神

德何。學稼以孝民。相。之民。至矣。則包咸得之。昔在。稷勤稼。孔子何以謂之小人也。蓋唐虞立民。極則壞。定賦立萬世之法。非稷益不能焉。如春秋時。所之君子之人。而樊遲乃不君子。是學而學細民之事。豈不謬乎。且稼穡瑣事。人皆諳練。豈如上古時哉。若夫窮陬之民。或昧其事。苟擇其人任之。何必躬教之也。大氏後世精藝殖者。多為其君殖利己。其志卑。不知君子之道故也。仁齋引古聖賢隱於漁釣版築。而以樊遲為遜世自高者。吁。遜世為高者。豈學稼圃哉。孔子曰。四方之民襁負。

孔子曰。子路冉有子貢。皆曰。夫子何異於也。子路曰。自高者。

其子而至矣。何問答之不相值也。上好義則民服。措置當故也。用情云者。謂不匿其情也。情如軍情。病情。之情。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情不可識也。其情所以不可識者。以疑其上也。所以疑其上者。以上無信也。故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孔子多不面斥其非。待其出而言者。師嚴而友親。故使朋友傳其言。禮為爾。

專對何晏曰。專猶獨也。雖多亦矣。以為以訓用言。其無所用詩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故不能專對。不善學者也。聘禮記。結。玄註大。

子曰孝氏篇

詩書義之府數見

不文。是使四方所。專。凡書也。朱子曰詩。不人
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
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可謂善解已。然朱子之解詩。以義理。故此曰本人情。
高主人情。而教義理。是其所以。下本字也。其意謂非
義理。不可以為教。故不能離義理而解詩矣。是不知
詩者也。夫詩。悉人情。豈有義理之可言乎。然古所以
謂詩書義之府者。何也。古之所謂義者。殊於朱子所
謂義焉。蓋書者。聖賢格言。詩則否。其言無可以為教
者焉。然悉人情。莫善於詩。故書正而詩變。非詩一

指。本去声。字也。軍情又待作吏。當。何因。中。聖。情。字。一。端。十。二。

書道政事莊子已見

以善用書之義乎。故所以謂詩書義之府者。合詩書
而言之也。如書道政事。然必學詩。而後書之義。神明
變化。故孔子謂達於政者。亦於此焉。大氏詩之為言。
零零碎碎。繁繁雜雜。凡天下之事。莫不言者。唯詩耳。
凡天下之理。莫不知者。亦唯詩耳。是豈理學者流。所
能知哉。故朱子所謂該物理者。亦唯指草木鳥獸耳。
如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豈不可乎。然亦終
異於知詩者所驗見已。至於其言溫厚和平者。則大
不然矣。如人之無良。我以為凡人而無禮。胡不道死。
取彼。人。投畀豺虎。才。也。不。食。以。畀。有。北。護。令。向。極。

之二句詩。鄙風鷄之奔。篇人而二句相鼠。當。謹。金。青。跑。

詩書義之府數見

不反。是使四方所。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可謂善解已。然朱子之解詩。以義理。故此曰本人情。高主人情。而教義理。是其所以。下本字也。其意謂非義理。不可以為教。故不能離義理而解詩矣。是不知詩者也。夫詩。悉人情。豈有義理之可言乎。然古所謂詩書義之府者。何也。古之所謂義者。殊於朱子所謂義焉。蓋書者。聖賢格言。詩則否。其言無可以為教者焉。然悉人情。莫善於詩。故書正而詩變。非詩則何

書道政事莊子已見

以善用書之義乎。而言之也。如書道政事變化。故孔子謂達於政事。零零碎碎。繁繁雜雜。凡天下凡天下之理。莫不知者。亦唯詩能知哉。故朱子所謂該物理者。亦如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豈不可乎。然亦終異於知詩者所驗見已。至於其言溫厚和平者。則大不然矣。如人之無良。我以為凡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取彼。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以畀有北。護人。曰極

之二句詩。鄙風鷄之奔。為人而二句相鼠。為人。當護金。言。跑。

詩書義之府者。合詩書

詩。而後書之義。神明

而大氏詩之為言。

小言者。唯詩耳。

王學者。流所

草木鳥獸耳。

種我人知我如此如... 豈溫厚和平哉是
朱子見經解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而為此言
耳殊不知經解之言語學詩而成德者已非謂詩也
學詩者之溫柔敦厚為悉性情故也如長於風諭豈
帝詩乎亦在用之者焉是朱子之所不知也學者察
諸

古書所謂身皆謂己也對人對事而言如其身正不
令而行對人者也禮樂得於身對事者也身心似相
對唯大學耳然實不然也宋儒動以身心相對立工
夫浮屠之學也學者察諸又凡言正邪者以先王之

道言之者也取諸其臆以為正何以能合先王之道
也孟子以規矩準繩為喻取正於先王也此章之言
亦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若使無道乎則其身雖
正亦不可行矣何則孔子之時先王之道雖亡乎猶
在故特言此以責人君已後儒不知先王之道也徒
睹此等之言動求諸己內聖外王之說所以興也學
者察諸

魯衛之政兄弟也仁齋先生曰亦魯一變至於道之
意可謂善解論語已蓋孔子去魯而居衛之日獨多
門人之多衛人而無一人尹丁豈不然乎予竊疑大學

亦衛之作故其書多矣康子謂以及淇自也
 善居室居者如居貨之居室者如左傳奪其室之室
 蓋謂家財也凡百器財服玩車馬奴僕合名為室何
 註無解邢疏猶曰善居室者言居家理也朱子曰常
 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墻傾壁倒全不理會可謂不
 知古言已有者謂貯有之也如有國家有天下之有
 始有者有之始基也少有者有之稍備也富有者有
 之富完也始有者未合故曰苟合之矣少有者合而
 未完故曰苟完之矣富有者完而未美故曰苟美之
 矣美者謂有文采也孔子之所善在不遽而不在不

理會工夫在理蓋子之學

欲朱子以不欲為解大氏後儒義利之辨太過耳
 胡氏曰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
 可師法豈非哉亦不知其事已朱子曰必立學校明
 禮義以教之豈非哉亦謂餼稟生員講解義理已殊
 不知學校行禮之所明禮義亦以禮樂明之是宋儒
 所不知也况仁齋乎學者察諸
 朞月而已可也已訓既世多以而已為耳非矣蓋先
 王之政有月令焉可見未周朞則施設猶有未周者
 也古者居官必三年一考可見三年而必成也但所
 謂三年者再朞耳而必成豈不速乎世儒不知出

善人不踐迹見先進篇

於此故其解皆空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孔
安國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是矣然孔子必有所指
豈謂楚先君邪善人不踐迹則不用禮樂之教故其
化遲耳

文王之所以為文中庸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是古
來相傳之說也仁齋先生疑之而曰世者指其世而
言果其說之是乎後字衍矣可謂好奇已仁者謂禮
樂之化洽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
興非矣文王之所以為文語禮樂也豈待成王也然

古亦曰周公制作禮樂者語其備也故古稱文武周
公皆聖人者以作者也善人與王者之分在踐迹與
不踐已

九傳襄公二年子罕當
國子駟為政

論語子罕下有所字

十年云：學子而篇
司馬遷官

饒氏魯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
大夫事非矣為政者謂秉政也左氏春秋可徵
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是古來
相傳之說不可易矣朱註曰政國政事家事非矣如
千乘之國敬事而信豈家事哉按司馬典邦政則爵
賞刑罰田獵出師之類凡大事皆謂之政也
言不可以若是其也朱子引詩訓期是矣何註訓

近不通矣。觀孔子之言，則知人喜簡喜易喜要喜徑直，皆非聖人之意也。孔子答為政為仁之問，人而殊焉。後人則或性善或性惡，或格物或致良知，或中庸皆執一說以欲盡乎聖人之道，難矣哉。蓋亦不知一貫之義耳。夫一可以言盡，則孔子豈謂之一乎？不思之甚。

近者說則遠者來，葉公唯務來遠而不知使近者說。故孔子以此語之，後人不知古言，故無則字，則為對說，非矣。邢昺疏尚不失古義。

見小利欲速，小人之也。聖人知大而思遠，故人以

形既曰當施惠於近者，使
之喜說則遠者當慕化而
來也。

為迂矣。然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是已。孔子之言雖藥子夏之病，然後人之過每於此。

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孔子唯曰：吾黨之直者，而無躬字，可見直躬者欲暴己之直者。已朱子曰：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仁齋先生非之，而曰：人情者天下古今之所同然，五常百行由是而出，豈外人情而別有所謂天理者哉？是執拗之說耳。天理誠宋儒家言，然欲富欲貴欲安佚欲聲色，皆人情之所同，豈道乎？要之道自道，人情自人情，豈容混乎？至道固不悖人情，人情豈皆合道乎？理學水率推一以廢萬，其言

述而篇餒在
其在共見衛靈公篇

呂氏春秋當務篇

如可聽也其實皆 備之說予嘗以仁齋先生為
 理學者流為是故夫孔子曰學則不固惡執一而廢
 萬也故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可見非
 命之為直也如樂在其中本非可樂之事也餒在其
 中本非致餒之道也祿在其中本非得祿之道也父
 子主孝不主直君子求道不求祿安命不求樂然不
 可謂直者非君子所尚也不可謂君子欲貧也不可
 謂君子求憂也故孔子曰君子欲富貴而不可
 姓名非矣

樊遲問仁問行仁

君子欲富貴而不可
 求富貴上未立中此故曰直立
 其中也

敬恕告仲弓顏淵篇

九經中庸已見

以敬恕告仲弓也非孔
 其身也亦為天下國家有九經首脩身意後世仁之
 訓詁不明如此章皆作鵲突解居處謂居之於己也
 執事謂行事也恭主容敬主事是矣恭見於外敬主
 乎中非矣事者天職也故敬朱子創持敬而不知敬
 之為敬天故誤耳夫恭敬皆在心恭敬皆見於外豈
 容析乎雖之夷狄不可棄也非謂夷狄不棄我也謂
 行仁政者雖之夷狄必由此道也言此以使樊遲不
 疑焉但不可為不能也舍此而仁政不可行故不能
 棄也以為勿棄之者過也

鵲突
是說多疑要趙宋呂端少子糊塗
 不曉事是也大事不糊塗言行極
 即糊塗也一字音鵲突

述而篇餒在
祥在共見衛靈公篇

呂氏春秋當務篇

如可聽也其實皆
備之說上子嘗以仁齋先生為
理學者流為是故夫孔子曰學則不固惡執一而廢
萬也故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可見非
命之為直也如樂在其中本非可樂之事也餒在其
中本非致餒之道也祿在其中本非得祿之道也父
子主孝不主直君子求道不求祿安命不求樂然不
可謂直者非君子所尚也不可謂君子欲貧也不可
謂君子求憂也故孔子云爾直躬呂氏春秋以為人
姓名非矣

樊遲問仁問行仁政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猶如

敬恕告仲弓顏淵篇

九經中庸已見

以敬恕告仲弓也非孔子謂之仁矣言行仁政先脩
其身也亦為天下國家有九經首脩身意後世仁之
訓詁不明如此章皆作鶻突解居處謂居之於己也
執事謂行事也恭主容敬主事是矣恭見於外敬主
乎中非矣事者天職也故敬朱子創持敬而不知敬
之為敬天故誤耳夫恭敬皆在心恭敬皆見於外豈
容析乎雖之夷狄不可棄也非謂夷狄不棄我也謂
行仁政者雖之夷狄必由此道也言此以使樊遲不
疑焉但不可為不能也舍此而仁政不可行故不能
棄也以為勿棄之者過也

行己以己之所為之被於口方不辱君命以奉使
為士重務也不唯以子貢能言故告之也它如士而
懷居見危授命可以見己子貢之問每下子貢方人
蓋知者也知者知人其意謂今之從政者不必皆棄
材夫子必有所用之故問也大氏世主之用人皆喜
其才諳而其以為有才者皆小才也孔子所答至於
言必信行必果雖謂之小人亦取其行而不取其才
也如今之從政者乃小才也小人而有才可賤之至
故曰斗筭之人言其近利也朱註如魯三家之屬可
謂不曉語意且魯三家為政者也非從政者也

不得中行而與之包咸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得之
朱子行訓道據孟子然孟子中道亦謂中行當以論
語為正夫道一而已矣豈別有所謂中道乎且是謂
其人耳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無
恒之人緇衣有之曰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
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
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故知鄭玄之解古來
相傳之說已作巫醫者謂為其人卜筮且醫疾也非
謂以其人為巫醫之人也何則無恒之人不能守卜

不如鳥乎見大

筮之占亦不能守。常人之言。古云爾正與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同義。主人君而言之。蓋朱子不識古文辭。疑作字耳。且古書不可以三字相連。以字不可屬下。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可以見已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此孔子解易當別作一章。人欲為某事而占之吉則務為之不已。久之功成而後占。驗焉。此所以用占筮也。若或中止而不為。則雖占得吉。果何益之有。故曰不占而已矣。故易者成務之道也。楊氏張氏皆未得其解。

晏子春秋及左傳曰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逆臺梁

晏子春秋外篇
左傳昭公二十年

丘據造焉。公曰維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醴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之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

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此和同之義也。何晏曰：君子心和。朱子曰：無乖戾之心，皆徒求諸心而失其義焉。蓋古之君子學先王之道，譬諸規矩準繩，故能知其可否。苟不知可否之所在，其心雖和乎？烏能相成相濟如羹與樂乎？亦可謂之同已。驕與奢侈不同義。仁齋以儉解不驕，以不以約檢已。解驕未免倭訓讀字。抗志解古文，可謂不自揣之甚。

張也。愆公治長篇。

知所先後大學

知三句見中庸

王肅曰：剛無欲，毅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皆非矣。剛無欲，是據張也。愆章殊不知其謂剛者，有時乎失其剛以慾耳。豈謂無欲為剛乎？訥於言耳。豈遲鈍乎？剛毅木訥，蓋古之成言。剛毅之人，多是質樸而拙於言，故曰剛毅木訥，猶如巧言必帶令色言之，而所重在巧言耳。近仁者言其易成仁也。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及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可以見己蓋仁在力行，剛毅木訥之人必能力行。改云爾後儒析以為四，而謂剛以何故，近仁以何故，近仁本與

訥冬以何故者皆不識古言爾
黃勉齋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
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
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悛
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可謂善解論語已然其
所以然之故則聖人之教尚仁仁者相生相長相養
相育之道也學而成德然後可以臨民故仁必以脩
身為本威儀德之符也故君子慎其容祇士未可以
臨民也故以朋友兄弟言之由也嘖未免失其容焉
故特以此告之不爾子路問士而孔子徒以此告之

由也嘖先進篇

豈不少乎學者思諸又按博雅曰切切敬也悛豈
邪則切切悛悛敬而怡怡和也馬融曰切切悛悛相
切責之貌似逐字為解矣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悛悛
詳勉也未知何所本自
善人教民七年七年言其久也雖善人教民非久則
不可以即戎也後儒徂聞佛氏善男子善女人而以
善柔之人其解皆謬哉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
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古人善解
古文辭者如是夫後世儒者不知古文辭且秦漢而

後人皆可以為宰相。故士急功名。於是乎。朱子之說。豈孔子時之意哉。且曰。憲之捐介。是果何所據。宋儒恣以己意品目古人。僭哉。但古言穀與祿。殊。士曰。穀。廩穀也。大夫以上曰祿。食土毛也。故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非大夫不稱。是以知之。論語曰。祿之去公室。亦言魯侯不能以地與人也。然亦有通用者。不必拘焉。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此句之上。必有脫文。蓋時人舉當時賢大夫如管仲者稱之。非門弟子問之。故曰矣。而不曰乎。克伐怨欲不行。謂不行於其國。

不知其仁焉得仁共見公台長篇

中也。何也。仁則吾不知也。與不知其仁焉得仁。語勢正同。誠使原思問仁。則孔子豈曰仁則吾不知也乎。且果如其說乎。則所謂不行云者。亦謂不行於其身邪。古豈有是言哉。人之不知文章。一至是極。吁。然則克伐怨欲不行於其國中。何以不得為仁。曰。未知其人有安民之德。故曰仁則吾不知也。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謂求安其居也。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故懸弧於門。禮也。朱註居。謂意所便安處。此其天理人欲之說。豈不刻乎。蓋使於四方。士之重務也。大夫亦使於四方。然其在邦從政。是大夫之

重務也。故孔子於士多以使事言之。春秋人微者皆士也。可以見已。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德者有德之人也。君子必尚德。具詞者所以深贊之也。

脩飾潤色。其義不同。蓋禕謔作草。世叔討論而未定。經子羽之手而後定。於是乎文成矣。故曰脩飾。子產之潤色。乃在文成之後也。討論二字。人或不知其解。多謂尋討也。非古義矣。蓋聲其罪曰討。故討論者。駁其非之謂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按郭忠恕佩觿集云。彼彼上甫。

無若微之。三子之稱同。虽如此。則各須細。

何邪也。

委翻彼此。下甫委冰義。二翻論語子西彼哉。又小補韻會引廣韻云云。是必孔安國王肅輩有之解。而今何朱專行他解。遂泯。今按從人為優。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此問也。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是孔子答也。何則。以貴賤為心者。君子之事也。故中庸曰。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是矣。以貧富為心者。小人之事也。故坊記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

重務也。故孔子於士多以使事言之。春秋人微者皆士也。可以見已。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德者有德之人也。君子必尚德。具詞者所以深贊之也。

脩飾潤色。其義不同。蓋禕謔作草。世叔討論而未定。經子羽之手而後定。於是乎文成矣。故曰脩飾。子產之潤色。乃在文成之後也。討論二字。人或不知其解。多謂尋討也。非古義矣。蓋聲其罪曰討。故討論者。駁其非之謂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按郭忠恕佩觿集云。彼彼上甫。

彼古訓邪。無之也。意曰
何邪也。

委翻。彼此下甫。委冰義。二翻論語。子西彼哉。又小補韻會引廣韻云云。是必孔安國王肅輩有之解。而今何朱專行。他解遂泯。今按從人為優。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此問也。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是孔子答也。何則。以貴賤為心者。君子之事也。故中庸曰。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是矣。以貧富為心者。小人之事也。故坊記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言不足以

驕兮子至於約故曰益亡是矣故此章及子貢問貧而樂富而好禮皆言使民如此也管仲能使伯氏貧而無怨是治邦者之所難耳故孔子云爾不爾孔子之答未有徒舉其事而無斷者也且何晏解人也而曰猶詩言所謂伊人是必古來相傳之說且下章無解是必連無怨言為一章而邢昺不知之分屬上章斷自子曰別為一章耳大氏貧而無怨吾見其人富而無驕吾亦見其人皆世所多有也孔子何必以此教學者乎仁齋先生曰人當作仁按家語載子路問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則人字本仁字之誤明

矣然如家語所云亦論語如其仁之意豈足以証此章哉且使伯氏無怨言以此為仁仁亦小矣哉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仁齋先生曰若四子之長皆足以立世成名而復以禮樂文之則救偏補闕足以當成人之名舊註以謂兼四子之長非也是蓋聖人之所不能豈可望之於學者乎可謂善解論語已後世變化氣質之說興而欲必兼四子之長焉蓋古者二十而冠曰成人則成人猶言成器也朱子求之十過其學為言但救偏補闕是仁齋亦不識禮

禮曰二十而冠冠冠字之成人之道

樂也。子之。以禮樂。說先王之造也。傳曰。君子蓋禮樂云。又曰。禮樂皆得。謂之德。故非禮樂不足以成其德。文之云者。非以丹青塗其樸之謂也。養之成器而後煥然可觀也。是豈翹救偏補闕之謂乎。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云云。是亦孔子之言也。若果使為子路之言。則子路之自用也。論語豈載之哉。胡氏可謂謬已。祇可疑者。有曰字。語勢不甚相承耳。是子路又問而孔子又答。記者刪子路之問。故致曰字碍目耳。以今之成人觀之。上文乃古之成材。足以為大夫也。孔子時。大夫皆世爵。它人雖學以成材。然不得為大夫。

故今之成人。以士言之。子張曰。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子貢問士。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皆與此同。致命。即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謂致君命於它邦也。授亦致也。或疑授字不順。然奉使授玉。亦於它邦之君。古言可見已。謂見危則兵爭之世。有不測之難。方其時。不辱君命。最可見其材已致命。孔安國以不愛其身為解。朱子因之。然解命為身命。古未之有也。如不幸短命。亦短於稟命也。洪範考終命。亦終天命也。豈身命之謂乎。久要。孔安國曰。舊約也。是約要古音相通。故以約。要耳。然舊約不忘平生之言。不

蹠蹠語說已見公治長
五諫家語辨政篇

成言其在久約而忘師友平土之言言其不濫也
曰危曰約亦有衰世之感
時然後言學記當其可之謂時是其訓也
求為後於魯為猶立也仁齋解此章以不直非之是
豈直不直之謂乎可謂不知倫已要孔安國孝經傳
曰約勒也可謂善詰已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正與譎兵家之
辭也譎訓詭為是鄭玄訓詐者非矣如琴張蹠蹠譎
詭及五諫有譎諫豈詐偽之謂哉大氏奇變百出謂
之譎堂堂正正謂之正奇變百出者求勝於人者也

薄昭云

按漢厲王傳王高帝之子也文帝
亦高帝子也而文帝之子也
亦高帝子也而文帝之子也
亦高帝子也而文帝之子也
亦高帝子也而文帝之子也

穀梁傳隱公八年
趙鵬飛說詳于升庵外集
三十六此節略

桓殺其弟以及國
淮南厲王傳昭注云
言言音諫也

堂堂正正者求不見
相而貶文矣亦語軍旅之道也豈必評二君之為人
如通鑑綱目哉穀梁傳曰交質子不及二霸趙鵬飛
引之而曰春秋之世無五霸之說孔子但稱桓文至
于荀孟而後沿時俗之稱曰五霸五霸非孔門之舊
得之

代辭

桓公公子糾孰兄孰弟議論紛如孔子之取管仲以
其仁而已矣必以小白兄子糾弟者不知道者也蓋
以子糾為弟者自薄昭始其言出於一時諱避之為
而後人弗之察已糾兄而小白弟章章乎明哉宋

蹇蹻語說已見公治長
五諫家語辨政篇

成言其在久約而忘師友平土之言言其不濫也
曰危曰約亦有衰世之感
時然後言學記當其可之謂時是其訓也
求為後於魯為猶立也仁齋解此章以不直非之是
豈直不直之謂乎可謂不知倫已要孔安國孝經傳
曰約勒也可謂善詰已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正與譎兵家之
辭也譎訓詭為是鄭玄訓詐者非矣如琴張蹇蹻譎
詭及五諫有譎諫豈詐偽之謂哉大氏奇變百出謂
之譎堂堂正正謂之正奇變百出者求勝於人者也

穀梁傳隱公八年
趙鵬飛說詳于升庵外集
三十六此節略

堂堂正正者求不見勝者也孔子所以云爾者固褒
桓而貶文矣亦語軍旅之道也豈必評二君之為人
如通鑑綱目哉穀梁傳曰交質子不及二霸趙鵬飛
引之而曰春秋之世無五霸之說孔子但稱桓文至
于荀孟而後沿時俗之稱曰五霸五霸非孔門之舊
得之

桓公公子糾孰兄孰弟議論紛如孔子之取管仲以
其仁而已矣必以小白兄子糾弟者不知道者也蓋
以子糾為弟者自薄昭始其言出於一時諱避之為
而後人弗之察已糾兄而小白弟章章乎明哉宋

桓殺其弟以及國
淮南厲王傳昭注云
言言者諱也

[Faint handwritten notes on a slip of paper]

儒陋見因孔子仁仲而固執漢昭之言遂以罪王
魏王魏亦管仲耳祇其人不及管仲而太宗委任亦
不及桓公未免有優劣焉然管仲自擇其主而王魏
高祖所命則王魏豈可罪哉仁齋先生乃謂春秋之
義子以母貴故嫡庶之辨甚嚴而於衆妾之子亦不
以兄弟之義論之此皆強為之說以求通者已夫鄉
人猶且序齒推兄弟之序也而謂衆妾之子無兄弟
之義可乎孔子未嘗仁桓公而唯仁管仲則桓公之
罪可知已然使管仲不遇桓公則濟世安民之功豈
能被天下後世哉是管仲之不可尤也且管仲之前

無霸。霸自管仲始。豈非豪傑之士邪。且古之人皆能
量己之力以為之。後儒皆言其可言耳。孔子曰為之
難言之得無訥乎。宜其不知聖人之心也。仁齋又以
慈愛之心頃刻不忘為仁。是孟子內外之說所囿。豈
非心學邪。段使信能慈愛之心頃刻不忘。然若無安
民長人之德。烏得為仁乎。
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
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仁齋先生曰。文之為謚。惟
舜文之聖。足以當之。如文子之薦。撰纔一事之善耳。
然其得美謚如此。則忘己薦賢之為美德。從而可知。

為之難見上

左傳哀公十四年

矣有味乎其言之。法氏規規計其三善可謂陋已。果其言之是乎。如不恥下問。更有何善。夫文者道之別名。故謚莫大於文焉。雖有它善皆止己之善而獨薦賢之益。莫有窮盡。故於謚法得稱文焉。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邢疏曰。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慙。然則內積其實者為之也甚難。是泥仁者為之難之言。然失於辭。不如朱註之勝矣。不難則非必為者矣

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宋儒之論每每如此。唯論

仁者先難雍也篇

其義而不問事之可為與不可為。真經生哉。果其言之是乎。段使孔子不從大夫之後。而未嘗見魯侯。則亦將操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以獨往豈理乎。是固執仁者先難而後獲耳。殊不知獲者謂得報於己。豈不問成敗乎。蓋孔子請討陳恒。道固然而聖人之作。用不可得而測矣。方是時。魯臣民尊信孔子。不帝君父。而陳恒之事。有志者所切齒。祇患無倡義者耳。若使哀公聽孔子之請。則魯之霸可計日而待。而聖人之興亦未必不在斯舉焉。此三家者之所恐也。仁齋論此章而曰。非唯一身之實。風俗人心之所係。又

古義營作勞

胡氏繼之曰鄰有弑逆
聲罪致討雖先發後聞
可也

曰夫子自任萬世之道也恐其美之不明于天下此
可以論文文山方孝孺之徒耳非所以論孔子矣且
此豈容以風俗言之邪又其論樊遲小人哉而曰營
心細務而不知道以維持天下者乃世俗之所務而
非聖門之所謂學也夫道者所以平治天下也所以
陶冶天下也經生輩平日以講說為事而謂聖人之
道止是焉故其言如此耳按朱註所引胡氏所謂先
發後聞可也本在胡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
事引孔子此事而繼之曰云云詳其文非謂孔子而
朱子剿其說載此可謂謬矣

孟子離婁篇

於義里仁篇

篇

勿欺也而犯之人多以欺為詐亦有欺侮之意子路
行行未免此失耳孔安國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
能犯顏諫爭此以犯之為勿欺之事孟子曰責難於
君謂之恭蓋古義也後儒多為勿欺與犯相反之說
非矣
上達下達何註本為上末為下不知何謂邢昺謂君
子達於德義小人達於財利是以喻於義喻於利作
解朱子因此而曰君子循天理故日進高明小人徇
人欲故日究汙下天理人欲自其家言然皆不穩它
知下達而上達者其下與對其義自見因按朱記曰

事君下達不尚斷非小人自小雅曰共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是蓋以事君言之與上章相比如圭璋特達之達謂通於君也何晏蓋言君子之通於君以德義小人之通於君以財利也小人謂民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是亦古來相傳之說然攷諸儀禮昏禮下達納采用鴈鄭註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米擇之禮是謂內通為下達也蓋君子之通於君以禮故曰上達小人則無通於君之禮故私通謂之下達何邢朱皆誤耳大氏論語言禮者多矣而後人

不知之解以義理是士

○左氏之義周封之八乃在四屏則為後本廢隆時救之山如并毛初冠時三加用之禮成而不用初冠冠上平心乃次章初八其也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安國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古人善解論語者如此夫孔子之言以語學也學謂學詩書禮樂也君子學詩書禮樂以成德於己小人徒為人言之孔子所言止此耳至於宋儒以此為心術則其弊必不免於弁髦天下獨善其身者深之失也學者察諸仁齋先生解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而曰知道之無窮而後識人之不能無過有為己之實心而後知過之不能寡故曰過而不自過矣蓋言過之不可

事君不下達不尚斷非小人自小雅曰非其位
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是蓋以事君言之與
上章相比如圭璋特達之達謂通於君也何晏蓋言
君子之通於君以德義小人之通於君以財利也小
人謂民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是亦古來相傳之說
然攷諸儀禮昏禮下達納采用鴈鄭註將欲與彼合
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
其采擇之禮是謂內通為下達也蓋君子之通於君
以禮故曰上達小人則無通於君之禮故私通謂之
下達何邢朱皆誤耳大氏論語言禮者多矣而後人

此言下達不尚斷非小人自小雅曰非其位

不知之解以義理是古今學問之異也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孔安國曰為己履而
行之為人徒能言之古人善解論語者如此夫孔子
之言以語學也學謂學詩書禮樂也君子學詩書禮
樂以成德於己小人徒為人言之孔子所言止此耳
至於宋儒以此為心術則其弊必不免於弁髦天下
獨善其身者深之失也學者察諸

左明九

仁齋先生解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而曰知道之無
窮而後識人之不能無過有為己之實心而後知過
之不能寡故曰過而不自過矣蓋言過之不可

公編

深谷而至於不改然後述也化玉之伊示上其欲無過而曰欲寡過不曰能寡過而曰未能蓋深有合乎聖人之心宜乎夫子之深歎之也有味乎其言之

君子思不出其位是艮卦之象辭然孔子思周公而至於夜夢之故君子之道不可執一以廢百焉宋儒主一無適原於此執一以廢百者也蓋此章必有所指何則後世多以官位並稱而古者曰官爵而已矣上中位下位亦謂位列而已矣非官位之謂也凡謂之位者皆謂其所立之位也皆以行禮言之故此章之

擗大

酢向之宴酸言五禮俎物都有法記

言亦必以祭言之宗廟之中思不出其位也

患無位亦謂朝廷之上無已所立之位也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邢昺疏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仁齋從之然文法乖朱註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分作兩截亦失而字蓋謂君子之所以過其行者恥其所已言故也

君子道者三言君子所道者有三也蓋性之德人而殊唯知仁勇為達德故君子所皆由也夫子自道也二齋曰猶曰夫子既曰是木子以為說非

深谷而至於不改然後述也玉之俾示上其欲無過而曰欲寡過不曰能寡過而曰未能蓋深有合乎聖人之心宜乎夫子之深歎之也有味乎其言之

君子思不出其位是艮卦之象辭然孔子思周公而至於夜夢之故君子之道不可執一以廢百焉宋儒主一無適原於此執一以廢百者也蓋此章必有所指何則後世多以官位並稱而古者曰官爵而已矣上位下位亦謂位列而已矣非官位之謂也凡謂之位者皆謂其所立之位也皆以行禮言之故此章之

言亦必以祭言之宗廟之中思不出其位語敬也如思無位亦謂朝廷之上無已所立之位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邢昺疏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仁齋從之然文法乖朱註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分作兩截亦失而字蓋謂君子之所以過其行者恥其所已言故也

君子道者三言君子所道者有三也蓋性之德人人而殊唯知仁勇為達德故君子所皆由也夫子自道也仁齋曰猶曰夫子既已是夫子以為義非

是
子貢方人。朱註：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仁齋曰：夫臧否人物，聖人固有之矣。然其論之也，將以爲己之鑒戒，而非以比方人爲學矣。又曰：子貢方人，自是有才識者之常態。愚按：朱子窮理及心馳於外，皆其家言。而方人者，知者之事，豈翅有才識者常態哉？且聖人亦豈翅以爲鑒戒哉？亦將以用之也。其所以抑子貢者，其自以爲賢知也。故曰：賜也賢乎哉？世儒多昧乎聖人之道，卽王者之道，動爲窮措大解。故

其言皆無作用也。

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古人之解，不失於辭者如是，不逆詐，不億不信。蓋古語也。孔子引此以戒先覺以爲智者。孔門若宰我、子貢之流，有流于詐黠之漸矣。聖人誠意待物，觀於堯之於鯀，必試而後正其罪。孔子必以視觀察，故以先覺爲智者，非君子之道也。後儒昧乎辭，亦不知抑亦字是字未穩已。
微生畝不知何人，蓋亦鄉先生於孔子爲先輩何也。以其名孔子也。以孔子自。事問之事也。連。

元試錄具書二典
觀察為政篇

則不固學而篇
高叟孟子告子篇

勞疾貧秦伯篇
疾沒世而名不稱衛靈
公篇

訪求弗見貌孔子之訪
口舌故曰無乃為佞乎疾固者疾固執一說也是孔
子語所以訪求弗已故云爾凡固字如學則不固固
哉高叟之為詩也皆以學問言之後儒不知之為一
切之解乃謂孔子欲行道以化固陋非矣疾字不必
疾入如好勇疾貧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皆自疾也
以德報怨何晏曰德恩惠也朱註盡之矣仁齋曰以
直報怨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無所用心也以
德報德謂善則揚之不善則藏之也毒哉以直報怨
者當怨則怨不當怨則不怨當其怨之時豈漠然無

所用心乎以德報德者謂以恩惠報恩惠已豈別有
精微之解其如仁齋之言則必在上之人而後可矣
且舜之於群下豈皆有德於舜乎

莫我知也夫謂世主無知孔子者也凡古書言人不
知者皆言在上之人不知也故曰不知則其不能用
者可知已仁齋乃曰嘆默契者之難道學先生哉不
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是孔子自道也其為人
若是故天命孔子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世而不使行
道於當世是天之知孔子也不學而上達者下謂今
上謂古也謂學先王之

達也。庸達天德之。知命之言法。來知孔子之心者。妙矣。務作奧妙之辭。故此章之義。皆失之矣。仁齋曰。天無心。以人心為心。直則悅。誠則信。理到之言。人不能不服。此天下之公是。而人心之所同然。以此自樂。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斯理也。磨而不磷。摧而不毀。雖不赫著于當時。然千載之下。必有識之者矣。此聖人之所以自恃。而忻然樂以終其身也。果若其言。則聖人亦唯子雲耳。且徒以公是以理到之言。而論孔子之心。可謂陋已。且其不貴鬼神。故亦昧乎孔子稱天之意。孰謂仁齋先生非理學乎。

肆諸市朝。邢疏引應劭曰。大夫已上於朝。士以下於市。作者七人矣。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七人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堯舜之前。雖有聖人。孔子不取焉。所以不取者。以其所作。止利用厚生之事也。是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之意。曰。七人矣。而不斥其名者。人皆知之也。橫渠有是說。先後諸儒。以介於辟世晨門之間。故以為見幾而作之義。然見幾而作。謂之作者。古未之聞焉。知其不可而為之。六不可而為之。

一恭也。其不下。子
明。知之以。錄孔子。故錄之。舊注謂。以。孔子也。非矣。人
之譏孔子。論語豈載之哉。其載之者。必有斷焉。而是
無斷焉。故知其為贊孔子已。

蕢說文引論語作更。更也。更蓋蕢所受。為今一斗四
升三合餘。故蕢又稱更爾。有心哉。何晏曰。有心謂契
契然。邢昺引小雅大東。契契寤歎。毛萇云。契憂苦也。
朱子所以不取者。嫌以憂苦視孔子也。殊不知聖人
亦人耳。豈不憂苦乎。且聞磬而識其有心於天下。非
憂苦之聲而何。又按升庵曰。何晏註曰。硜硜猶碌碌

也。晉范弘之傳。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一作
硜硜。今何晏註無碌碌之解。

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蓋殷天子久無三
年之喪。高宗特行之。故喪服四制曰。載之書中。而高
之。故孔子引諸侯之禮。其禮弗傳故也。凡古書曰君
者。諸侯也。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
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
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
喪。達乎士。父母之喪。也。是三年之喪也。

天子所以廢
以節文不備故也。周公備其節文而不可得而廢
焉。故屬諸周公。如舊說則武王周公所以為達孝者
至於祭以大夫而止。期之喪已下。為贅言。且殷世及
周立孫則昭穆之禮亦昉於周公。是中庸之外。它書
不載也。可以見已。檀弓載此而引天子之禮。記者之
不善也。世儒多謂諸書直記孔子之言。殊不知言也
者不可筆者也。故諸書記孔子之言。皆修辭者也。脩
辭隨記者之意。故不同焉。不必皆異時之言也。諸書
但論語中庸其辭如精金美玉。可以為據。已人或執

禮記檀弓子張問曰書云
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右
仲子曰胡為其不然也
上者天子崩三世子聽於
三年

女子夏喪具子章

檀弓文之美者也是誠然其書後子思曰商女亦
異於論語諸子相字者也。曰廢其祀。勿其人。先王之
禮豈有之哉。是吾於檀弓所以亦有不取者也。祇此
章主意在不言。而不在三年。故孔子以百官總已聽
於冢宰以明之。學者其察諸仁齋先生疑殷之時。天
子之死亦曰薨歟者。蓋未識君字耳。
孔子每曰好古好學好德好仁好禮好義而無好知
之教。故知仁義禮智孔子時所無也。蓋禮義者道也。
道者古之道也。學者學之也。德者古之德也。仁者
德也。見其所好而之心知矣。

修己以言所蒞也。仁也。曰敬民一君子也。無王事乎。惡之民。垂王事。皆天職也。曰蒞天為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克己復禮為仁。九經首脩身一也。

禮中庸三章

原壤孔子之故舊也。檀弓曰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沐椁治也。木椁材也。其為文也。蓋孔子為其人親治其女手孔子手柔木執也。貍首木文。

卷与夫子子同

人也。孔子以杖叩其脛。亦以戲行之。苟非親狎。豈如此乎。亦可以見君子愷悌之德。已原思記之。具悉為是故也。今人遽見以為孔子撻之大非矣。闕黨章。仁齋先生曰。夫子之於童子。豈無甚過寬乎。蓋聖人之教人也。以開導誘掖為務。而不以束縛羈紲為事。譬諸種樹。屈幹蟠枝者。雖足悅其觀。然不見其達材。生於岑蔚間者。不煩人力。自有棟梁之材。所謂如時雨化之者是也。夫子之於童子。欲長育其材。而不次強成之也。實造化涵育之功。不可以過寬。且

丁其言。闕黨章。子平。孔之教。

修己以仁，言所施也。仁，曰敬民。君子之無王事乎。惡之民，垂王事，皆天職之。言敬天為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克己復禮為仁。九經首脩身一也。

原壤孔子之故舊也。檀弓曰：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蓋孔子為其人親治其母之椁，則知其其在鄉黨為故相親狎之。

人也。孔子以杖叩其脛，亦以戲行之。苟非親狎，豈如此乎。亦可以見君子愷悌之德已。原思記之，具悉為是故也。今人遽見以為孔子撻之大非矣。闕黨章，仁齋先生曰：夫子之於童子，豈無甚過寬乎。蓋聖人之教人也，以開導誘掖為務，而不以束縛羈紲為事。譬諸種樹，屈幹蟠枝者，雖足悅其觀，然不見其達材。生於岑蔚間者，不煩人力，自有棟梁之材。所謂如時雨化之者是也。夫子之於童子，欲長育其材，而不欲強成之也。實造化涵育之功，不可以過寬目。

丁其言，闕黨章，君子乎，孔子之教。

與水正之是孔子之教也。又按禮曰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童子將命亦古之道也。朱子謂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非也。或在孔子之時亦必知典謁為童子之職。豈以此為寵異之乎。亦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故疑其以益者。故先生長者進而與之友。是所以問也。孔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可見或人所以疑者。適足見其非益者。已益者。即益者三友也。求益者取於友。

也。非進益之義。言其不知取於友之道。則其非益者不言自明矣。宋儒不知古文辭。故解非其解也。



